



蒋殊讲述

盼大河归来，花开成海

蒋殊

少年时期，我的村中有一条小溪流过，溪水中游动着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小鱼小虾。不上课的时候，少年们就散落在溪流沿途，摸鱼，捉虾。那时候，村中的大人们不吃鱼虾，还称之为“臭鱼烂虾”。可是有一天，一群男孩趁父母下地之际，将捞上来的半盆小虾炒熟了分发。面对那红红的身体上一双双的黑眼睛，我迟迟不敢下手，然而最终经不住几位男孩极具煽动力的示范，挑一只小心放进嘴里。虾的味道，自此进驻体内。

那时候，不知道这条溪水从哪里流过来，也不管它流向哪里去。只固执地以为村庄就该有一条小溪。下雨的时候，溪水会涨成大河，有一年还阻挡了我与母亲从外村回家的路。溪水两边，是一片长长的杨林滩，生长着密密麻麻的白杨树。我家的院子偏僻，每天都要跨过溪水去村中上学，玩耍。

我的村庄，真小，嵌进山坳里，可是我的村庄很丰富，山，水，树，花，牛羊……我的村庄还有一道长长的山梁，翻过它，就是一条浩荡的大河——浊漳河。每年秋天，我都要翻过这座并不高的山，去接从省城探亲归来的父亲。一路几乎不停歇地小跑，攀上山顶，然后停下来，眼神越过浊漳河宽阔的水面，等待一辆红色的客车远远开过来，停下来，我的父亲走下来。穿一身洗得发白工装的父亲下得车来，放下手中洗得发白的帆布包，抬眼向这个山头惊喜眺望。隔着山，隔着河，父女四目碰撞，成为一种隆重的仪式。之后，我便飞奔下山，跑过这一片更宽敞的杨树林，站在浩荡的浊漳河边。

那时候河水宏阔啊，河上那座长长的独木桥看上去都眼晕。我总是不敢独自过桥，父亲于是小心翼翼地从窄窄的桥上过来，牵起我急不可待的小手。身后河水激昂，眼前树林神秘，我与父亲，牵手翻过那座山，走向那个温暖的小院。

那时候，我的村庄真小，可我的村庄真水灵。夏天的时候，我便跟着婶婶，上山刨黄芪。黄芪是药材，就生长在我们常常翻越的那座大山上。忘不了第一次在婶婶的指点下辨认出黄芪时，内心那种狂喜。开着紫色小花的黄芪，是像金子一样的宝贝。当然，山上除了黄芪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花儿，山丹丹，喇叭花，菊花，蒲公英，当然更多的叫不来名字，红的，白的，粉的，蓝的，紫的，摇曳在蓝天下。一阵微风吹过，花儿们便齐刷刷弯腰，像一群小姑娘在跳舞。一个又一个夏天，我奔跑在山里，行走在花里。寻黄芪累了，就坐在高高的山上，望向眼前浩荡的浊漳河，看它自西向东缓缓而去。那座惊险的独木桥上，常常会有走亲串友者来来往往，他们小小的身躯更加彰显出大河的宽广与力量。

这条从远古流淌来的大河，又以浩浩汤汤的身姿向未来流去。

大河永恒啊！

可是突然有一天，从省城归家的我发现，大河上不需要架桥了，因为河水变成浅浅的，不再有淹没人的威力。又一天，大河里的水竟然变得像村中那条小溪，浅得可以看到脚面。又一天，曾经架设独木桥的那个地方，竟然变成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。

不可想象啊，磅礴的河水，哪里去了？

而同时，村庄那条总是铺满鱼虾与蝌蚪的小溪，也没了踪影。进村，不再需要步行翻山。开车从那条宽敞的柏油路上驶入我的村庄，站在曾经的小溪位置，一阵恍惚。这里，还是我少年时期的村庄吗？此时的村庄，变得比曾经干净了，房屋也修葺得更美丽了，却静寂得让人心慌了。一村的孩子，一坡的牛羊，一地的鸡屎，一院的闲话，都突然之间消失了。站在一扇一扇漂亮高大的院门前，必得大声吼叫，才能从门缝里看到一位颤巍巍的老人小心出来，用疑惑的眼神询问，“是谁？”

对了，我的村庄，曾经还有一池河水，是供女人们洗衣服的。那时候，下河，也是一道生动的风景。

今天，家家有了自来水，无人再抱着一堆又一堆的脏衣服“下河”。河水，是不是也像我院子里那一丛一丛的蜀葵一样，因为亲人们的相继离开，失去了绽放的心情，最终悄然消逝？

澎湃的浊漳河，轻缓的小溪，静谧的河水，都悄然从我的村庄消失了。

它们的消失，不仅仅是我的村庄的损失，更是这大自然的损失。

唯愿，大河归来，花开成海。

站桩

刘宁

晨练，是一座城市苏醒时眼角的颤动。

在太原，在迎泽公园各个角落里，每个清晨，遍布扎堆晨练的中老年人。锻炼形式五花八门，跳广场舞的，跳新疆舞的，跳水兵舞的，跳交谊舞的，普遍以女性为主。舞剑的，耍棍的，抖龙绸的，吊单杠的，拿大顶的，甚至还有甩大鞭的，一鞭甩出去，鞭梢爆出炸裂般的巨响，甚是吓人，后来渐渐不见了。这些项目以男性居多。跑步和速走的也有不少，普遍年龄偏低一些，沿着公园的彩色塑胶步道运动，几大圈下来，浑身汗津津的，迎面而过，头顶上蒸腾着水汽。还有一两个唱歌的团队，文艺性见长，运气，发声，心情愉悦，又锻炼了身体。

张爱玲说过，来在世间，不过是看看别人，再让别人看看自己。步入中年后，个人身体也出现了一些状况，医生朋友劝告我，不可久坐，适量做些有氧运动。做哪项运动呢？前面所记公园内看到的项目，均不太合意，这就如同孙悟空到东海龙宫中向敖广借一件兵器，点钢枪、三尖两刃刀、昆仑大砍刀一一试过，均觉得“不趁手”。某日，一瞬间灵光乍现，何不练习站桩乎！

很小的时候，应该是暑假期间，随母亲回昌平姥姥家住。隔壁邻居的户主是一个大胖子，又高又壮又胖又白的那种中年男人，肚子撅撅着，橡胶轮胎一般护着自己的腰身。前半夜家家院子里围坐纳凉，我和表哥爬上墙头，就看

见他一人独坐一张靠背椅子，对着一只绿瓶子大口“灌酒”。表哥告诉我，他“吹”的是“啤酒”。这个词儿，当时像颗子弹一样，生平第一次嵌入了我的脑子里。和舅舅家比，他家的房子盖得又高又敞亮，门楼子顶上还撞着一排雕花的灰砖。表哥说，白胖子从山里倒腾石灰粉运出来，再卖给水库的工地上，赚了钱，不喝辣酒，只喝啤酒。

每个清晨，他在门楼子前的巷道里打一套拳脚，末了还要朝一棵歪脖子桑树猥亵三脚，踮得树干飒飒摇摆，碎枝乱叶坠落，树冠内鸣叫的金蝉哑口噤声。我们看得目瞪口呆。我斗胆冲到他面前说，教教我们吧。他轻描淡写地说，先练会儿站桩再说。什么叫站桩？我问。他微屈双膝，环抱双臂于胸前，向我们比画出一个独特的姿势，说，就这样，一动不动，能够站半拉小时，七七四十九天后，再来开口说学功夫。

我和表哥们照猫画虎地开始学站桩，练了没有三个早晨，他们便纷纷离去，我站得时间算最长的，坚持了有七八天，感觉枯燥无聊，也最终作罢了。莫说七七四十九天，不到一个月，我便随母亲返回了山西。再往以后，站桩也好，大白胖子也罢，都成了脑海里一道若隐若现的影子。

现如今，半生已过，莫名地竟又把站桩这项功夫重新拾掇了起来。清晨，择一僻静处，面朝东方，调息，轻扎马步，垂肩坠肘，头如悬顶，双臂环抱持虚空，气沉丹田，吐纳呼吸，思绪如缕，若堕若升，直至身轻如叶，有似飘扬于天际云外。掐指一算，不知不觉间，这枯燥的站桩之功，业已坚持了半春三夏三秋，又要渐渐进入冬季了。如此想来，人生许多事都是这样，该在几时成就的，会自然而然地来到，不由心不任情，而是由时任运吧。

图片来源于网络

你有没有为一首歌 泪流满面

宋培贤

那天，我在北京北海公园游园。

走到东面的一家茶馆前面，忽然听到一支小乐队在演奏。那是一支经典歌曲《小曲好唱口难开》：手拿碟儿敲起来，小曲好唱口难开……这是电影《洪湖赤卫队》的插曲，听着听着，我不觉泪流满面，最后竟然嚎啕大哭，旁边人投来莫名其妙的眼光。

音乐用你独有的方式表达着人类丰富的情感，传递着心灵的语言。当我不经意间听见一首歌曲时，可能是因为对于节奏太敏感，所以会被这首歌的音乐带着，不由自主地想起年轻时的事情，眼泪也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实际上，我是在回忆。

我年轻时，曾经担任过太原市交通局宣传队的队长兼乐队指挥，《小曲好唱口难开》是我指挥过的歌曲。瞬间，我回忆起了年轻时候宣传队的小伙伴们，现在都已经70多岁了，还走了好几个人。友谊的可贵不在朝朝暮暮，而在于彼此交心的真性情，只有在共患难同甘苦之后，才能体会到这种情感。

青春不再，只有漫长的回忆。当我突然间听到这首歌时，控制不住泪流满面……

只有当一个人经历了一些情感上的事情之后，感情才会更加地丰富。初识不知曲中意，再听已是曲中人。

是啊，有没有一首歌，音乐响起时，你突然泪流满面，一下就陷入到伤感的情绪中？我曾经问过亲近的朋友，很多人都有自己难忘的歌曲，而歌曲的背后，是他们的人生故事。唱歌和听歌时，就像一位有着真实人生经历的歌者，跟我们私密地交谈，我们倾听着他的诉说。

还有一次——1987年，我在德国慕尼黑。那天晚上，有个小型的音乐演出。远处，河上的小船点起盏盏煤油灯，起起伏伏。一个中国男生捧着一把很大的木贝斯，用低低的嗓音开始歌唱：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……我的身体僵住了，泪水清晰上涌。我听着河的流水声，觉得这首歌是世上最美的旋律。现场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唱，一个女生悄悄地抹着泪水，我亦止不住轻声抽泣。外国人高声鼓掌与喝彩。他唱完，用英语说，这首歌，给中国。

还有一次，是在2001年国庆节，我们一个代表团在美国纽约访问，恰好有几位同事在纽约学习，我们相约到华人城的“松鹤厅”中餐馆聚一聚，庆祝祖国的生日。

喝酒，品茶，一边听着音乐，正谈得开心时，服务员端来一箱啤酒，俏皮地一笑，指着远处的角落说：“是老板送给你们的。”

那个老板50多岁，操着浓重的太原口音大声说，“庆祝祖国的生日，任凭漂泊多远多久，祖国的山水、故事总是在心里，漂流不走，飘散不掉。”老板端着酒杯继续说道：“祝各位工作顺利，身体健康。”说着，率先干了杯里的酒。

突然，我们听见了那首熟悉的《我爱你，中国》：我爱你，中国！我爱你春天蓬勃的秧苗，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……我要把最美的歌儿献给你，我的母亲，我的祖国……

那个瞬间，我看到老板的脸上流下两行热泪，我的泪也一下子涌出眼眶。我们大声跟着唱起来，大家频频举杯庆祝祖国的生日，激昂的歌声在夜色中久久回荡……